

家在南山路 68 弄

□记者 张翠玲

编者按：洪南山宅旧改地块的老百姓即将拥抱美好新生活，这里的城市面貌也即将发生改变。趁历史的车轮还没走远，未来将至，本报记者走进洪南山宅地块，与原住居民聊天，用图像，用文字，为城市留下一张珍贵的底片。也许，这些底片某一天再度显影，就是历史与人文的复活与传承。

背景：

在上海，不仅有陆家嘴、外滩的高楼林立、热闹繁华，还有一条条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弄堂。这一条条犬牙交错的小巷子，犹如血管一般密布在这座城市的肌体里。住亭子间、烧煤球炉、用手拎马桶，是多少上海家庭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。人们穿梭于这小巷子，感受到的是这个城市光鲜亮丽之外的一面。

上海居，大不易。住房，曾是人们心中的一处痛点。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难，需要政策、时机和运气，更需要机关干部、各单位和老百姓一起，直面旧改征收——曾经的“天下第一难”，乘风破浪，勇往直前！

2月17日，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传

来好消息，《静安区洪南山宅地块旧城区改建意愿征询公告》新鲜出炉，这对有幸被圈中的居民来说，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老百姓改善住房条件的希望就在眼前。在公告中确定了本次征收范围：东至规划育婴堂路、南至中华新路、西至共和新路、北至南山路，占地面积约54770平方米。

2月23日，洪南山宅地块旧城区改建意愿一轮征询以99.63%高比例通过，芷江西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马士威当场宣布洪南山宅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正式启动，这标志着洪南山宅地块旧城区改建工作迈出了第一步。

按照相关流程，第一轮征询过后，芷江西路街道和各单位会陆续开展调查摸底、方案制定、房屋评估、第二轮征询等工作，以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为原则，依法依规、有序高效地推进旧城区改建后续工作，尽最大努力与老百姓齐心协力，改善居住环境，共迎美好生活。

截至记者发稿，洪南山宅地块征收工作的评估公司已选好，自主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居民名单也已确定并公布。一系列流程过后，最终将开展洪南山宅地块二轮征询，若达到90%的生效比例即可成功进入搬迁期；若达不到90%的生效比例，旧改征收就随即终止，5年内不再启动。

进门要开灯 愁还不如笑

口述 何会娣 整理 张翠玲

我今年68岁，1978年嫁到南山路68弄1号，当时的住所是2间草棚，用砖头和竹篱笆做成，屋顶上铺稻草，常常是屋外大雨屋内小雨。后来，屋顶上的稻草被一种叫牛毛毡的材料换下来，光秃秃的牛毛毡优点是能避雨，缺点是夏天吸热导致室内温度高，也因为本身分量轻，根本抵御不了台风的袭击。每当夏天刮台风，一条弄堂里总有几家房顶被掀翻。大风大雨天里，男人们爬上木梯修房顶，妇女们扶着梯子递材料，这种场景让人印象深刻。

1991年，我们在原址上造了新房，共三层，每层面积约22平方米，房屋宽不足3米，狭长。房屋高且狭长，弄堂狭窄，屋内进光量严重不足，白天在家需要开灯。两盏灯同时开还不够亮，要配三盏才行。

我有一个儿子，老公去世后，我、儿子、孙女、婆婆一家4口住在这里。媳妇在外地工



何会娣和孙女

作，每年休假回来小住一段日子。

我在一楼住了几十年，一楼潮湿，经年累月我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。我的身体就像天气预报，快要降温了或者下雨下雪了，我的关节就发出疼痛信号，以示预警。

1997年，我在虬江路上的上海光明打火机厂尼龙生产组上班，属于街道的社办单位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一天的薪酬是7角钱。



何会娣在弄堂口炒菜

以前的日子虽然苦，但是愁还不如笑，好在都挺过来了，不是吗？现在，我的孙女上初中了，学业基本不用家长操心，而且她还有游泳方面的特长，比一般学生的学习时间更紧张，放学后吃完饭就要去训练游泳，寒暑假也要参加集训。我就负责买汰烧，照顾好孙女及家人的伙食，准时到点开饭。

媳妇熬成婆 盼来换房时

口述 许玲娣 整理 张翠玲

在我70岁这一年，终于有希望换新居！当年，我刚刚嫁到南山路68弄6号时，就听婆婆说起这一块要拆。现在，我都当婆婆十多年了，才真正盼来这一天。

我的婆家房屋是三层的自建房，每一层二十多平方米，狭长的空间利用率并不高。婆家共有6兄妹，目前，住在这里的就有9口人。我的小姑娘住1楼，小叔子一家3口住2楼，我和老公住3楼。我儿子一家3口则暂时蜗居在屋顶搭的一方空间里。一大家人的换房需求十分迫切。

1970年，我从上海出发以知青身份去安徽插队，在公社大队遇到了同是上海知青的老公。1978年，我顶替了父亲在重庆的工作岗位，结束了知青生涯。1980年，我和老公结婚了。后来，赶上国家计划生育政策，我生了一个儿子就没再生了。

家在上海，工作在重庆，儿子留在上海由婆婆帮忙带，我和老公、儿子开启了双城生活。



许玲娣

那时候规定孩子的户口随母亲，由于我的户口调去了重庆，这导致我的儿子在上海连一天幼儿园都没上过，因为没有报名资格，哪怕我们一家都是上海人，这也真的是一个不小的乌龙。

我每年有20天的探亲假，这是两地分居的日子里，唯一能与儿子、老公相伴的幸福时光。

1987年，我回沪上班，在一家位于延长路上的国营单位的轴承厂锻工车间做施水工，虽然车间温度高，夏天有38摄氏度以上，



许玲娣和姐妹们在弄堂留影

用鼓风机吹风降温，效果不佳且噪声大，但是一个月能有37元的薪资，对当时的普通工人来讲，这份待遇不薄。

退休后，我从里弄小组长做起，后来做了两届里弄卫生干部，我很热爱也很熟悉这里的人和事，对这里很有感情。

南山路68弄北通南山路，南至中华新路，小楼错乱比肩，户对户开门，街坊邻居都是四五十年老熟人的，特别是我们有一帮好姐妹，常常聚在一起边摘菜边嚼舌头，好不热闹。